

前漢書

地傳



玉賁兩龍鮪傳第四十二 班固 漢書七十二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

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

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死于首陽不食其

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碓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相耳而曹大家注幽

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遠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 周

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 而子學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與反又音儒 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與有國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如此蓋隱居之人

匿跡遠害不自標顯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性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

并略一無取焉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

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

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

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容

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

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邊三輔決錄云子真名

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

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着龜為言

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

言依於忠各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曰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

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揚雄少時從游學自

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

陵素善雄人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

大三百六十六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
得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
言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
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
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蓋歎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
為美孟康曰孟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
人必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梁齊楚趙之君非不
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惡虐成其名師古曰惡於谷口
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

其卿豈其卿楚兩龍其之繫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

曰蜀郡嚴君平湛深之默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

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

和和氏璧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

也諸之也自園公綺里季真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

皆楊雄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

逸民也若王吉真禹兩龍其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慶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

舉孝廉為郎補右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

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六百廿二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

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

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翻風貌揭揭疾驅傷思周道也說音丘列反言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

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

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芳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

里百姓煩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

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乃讀曰邵邵公名當民事

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恩至康不伐其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

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爰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

也爰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未反爰音步未反

術而樂逸游為式搏銜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搏挫也音子本反馳騁不止

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吐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筆墨師古曰筆馬策音止繫反身

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

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師古曰侵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煩柔也

音而充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

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屋也旃與氈同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

厥德師古曰新古欣字其樂崇徒街極之閒哉師古曰街馬街也極車鉤心也張揖以極

為馬之長街非也懷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

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氣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

意積精以通神師古曰臧王臧也練練其氣也通知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

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轉

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轉與同轉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

責加焉恩悉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臣吉愚冀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

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

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

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

輒諫爭其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

父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

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事徵且日夜哭泣悲

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言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

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

嘗有過先帝奔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

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

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也音爰其仁厚豈

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豈

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

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

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陪

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其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

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

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

帝故事宮室重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

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毋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

治之主不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

前漢書卷四十二 王莽傳 今正統八年 年號為

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

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

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

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

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也師古曰前在章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

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處之奪之取一切權譎自在

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故深難及行是以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

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田疇荒蕪師古曰孔子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

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

明王制歐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無下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成王也享國百年

竊見當世趨逐不合於道者請條奏師古曰趨讀唯

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我同喜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

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共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

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

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

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父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

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

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襲有德而

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

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以其禁邪於真真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真真言未有端緒又言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

也言皐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口不仁者遠師古曰遠人放黜今使俗吏得任

子弟張晏曰子孫父兄任為卿遂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驕驁傲同至於

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

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人家及故人可厚

少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方主巧作明

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王不造瑇瑁商不通侈

靡師古曰日瑇瑁者刻鏤也非工商之獨貴師古曰瑇瑁使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師古曰指此上以其言迂闊

六字二相五八

不甚龍異也

師古曰近遠也音于

言遂謝

琅邪始吉少時

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量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

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邊反啖字耳此義與高紀啖以利同

吉後知之乃去婦

東家聞而

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回請吉令還

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于陽婦者東家棗完

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

徒貢公公強冠

師古曰強冠者且入仕也

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曰取進趣也舍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悼之後

遣使者弔祠云初吉乘通五經能為

駟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今子駿

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在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

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无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命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

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

子孫毋為王國吉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

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

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

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

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

與加於實效師古曰言考績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

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

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

居位六歲病卒程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

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

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堯元

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

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

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故寡居共養長信

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

放言故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哀帝以崇為

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

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不也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

從反懷詐諉之辭師古曰諉詐言也音虛衆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

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士以示百僚

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

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

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

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杜庶之事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

大三百十九 前漢傳四十二 武宣 王莽 師古曰

自古至宋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
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
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師

曰囊衣之衣也有底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去位家居亦

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

作黃金師古曰以其死於求取不營產業而

貢禹守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

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

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大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宗

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

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

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牆塗而不瑀木摩而不刻師古曰

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

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景皇帝循古節儉宮

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

器士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

白綿厚縵

音徒奚反

大三百一十七

益其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服履綉刀劍亂

於主上師古曰絳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

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

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

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矯復音方目反

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

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

宮室已定立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

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

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住大右宮見賜杯案盡文畫

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飢東宮之費

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

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

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

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

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又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妻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且於

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

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

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其苛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

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

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

自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自師古曰自後也上謂天子也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

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

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三

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上留二十人及諸陵

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

也廩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

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

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

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

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斯不易惟

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本雅大明之詩也謀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

者之命不身改易夫常降監信可畏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

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尤言高下謂苟順

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

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今大僕減食穀馬水

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

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

臣禹年老貧窮家些言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

襦不完師古曰桓者謂僅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桓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

過意徵臣師古曰過尤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廩

食太官師古曰謂大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晉天子之醫也賴

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

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

尊誠非出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中古草字伏自念終士

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

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

尸祿滂朝之臣也師古曰滂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

一旦頭什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頭音顛履也什音赴

旋誇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謂及未死之前

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先

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

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守經據古不阿當世

擊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擊與政同政政不

參國政師古曰幾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

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

曰言志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

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去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何必思故鄉

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師古曰與餘以禹為長信少府

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

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

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

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

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

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

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士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

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一，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

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枹十

乎足，胼胝。師古曰：枹，被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指之也。胼，併也。胝，也。枹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稟稅。師古曰：稟，木得也。鄉部私求

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

不能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贖。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

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茲

舉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

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

販賣。師古曰：賤買貨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

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

減其大半，以寬縣役。師古曰：縣讀曰倅。又諸官奴婢十萬餘

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且免

為庶人廩食。師古曰：給其食。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

望師古曰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

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任官禹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絮賤貪汙賈金贊墜及吏坐

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官其高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以與民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

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云

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

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日用度不足乃行

賞劫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

奢侈官亂民負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

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

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故

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

書而仕宦何以盜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

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瑰家富執足目拍

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日以拍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

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

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

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

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

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

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

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

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

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大宗之治正已以先下

選賢以首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

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

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

可全焉

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於
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
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比日未施行師古曰迭也親盡則
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
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
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
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龍共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
音千見反二人
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龍共少皆好學明經
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

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

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至國人不得宿

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

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

吾聞宗薦勝哀帝見為楚陶器已聞其名徵為諫

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喜師古曰亢音抗舍音甫

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置丞常為駕徵

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

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喜至皆見為諫夫

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

賊多吏不及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

奢刑罰泰深賦儉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

王言負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

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

度警逆上指師古曰錄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

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如言事忤意迷國罔上

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

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

勝獨書其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負殘吏位

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各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

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

者罷明且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

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

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

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勝以手推常曰

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未議者皆曰

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

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常志謂勝曰我視君何

若師古曰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

屬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

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

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

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

對曰受夏

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

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

即應曰

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

服虔曰聞之曰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

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奏事不詳妄作觸罪

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

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凌辱朝廷

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

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崇禮義而居

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媮謾上狀

師古曰疾急也媮古惰字謾讀與漫

同亡狀尤善狀也

比日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

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

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免光祿大

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帝崩初

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

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

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朕聞

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

師古曰道次給

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舍官人行得過驛也

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

師古曰道次給

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饋曰飲

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

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坐於是王

奔依故事曰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
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
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
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
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
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
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比其如韓福故
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子鄉里
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

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

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

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

者以天下為家何必懸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

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

曰湖縣也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

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

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

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

攝中卒莽既篡國遣王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攝中卒莽既篡國遣王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奉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

祭酒師古曰即訪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奉復遣使

者奉爾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

拜師古曰就家秩上鄉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

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

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使者欲令

勝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

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東首加朝服抱紳師古曰抱引也卧

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佳謂

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恩聞所

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

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無益

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過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

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

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

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

意必為子孫遺美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

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三以報今年老矣且

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救

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五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

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

裴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

虛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音芳龔生竟天天年

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吏後

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齋

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

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

辟宣為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

宣為西曹掾其敬重焉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

歲餘丞相司直郎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

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衆

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母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

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

大三百三十一

山海經卷之七 廣志卷之二十四 正義卷之二十四 正統八年分 修國書

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傳喜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指
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官以諫大夫從
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
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
奢泰三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
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
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碩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立位反憂國
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敢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教謂厚里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

海內其難師古曰共讀曰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

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堯於崇山

官用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

賞人反感登展曰不得其人使之下惑也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

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土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士師古曰七謂失其作業也陰

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

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

日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良三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

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晉灼曰

大三百四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列

字也師古曰言聞梓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

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

死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三死也盜賊橫發

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

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

公卿守相負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相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奉

得居尊官食重祿者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

流教化者邪師古曰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無音天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

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

臣嚴穴誠冀有益憂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

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

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涉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為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枯鞠也枯音居譙反今貧民

菜食不膾衣又穿空師古曰膾飽足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柰

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

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霍豆菜也分負人茹之也蒼頭

...

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倉

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

汝昌侯傳商立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

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

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

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陽

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

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

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

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

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

工衡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

龔

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

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百迂為反輸音式喻反

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

忍退武等海內失望

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

陛下尚能容云

功德者其眾也果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

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

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

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

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
天地之戒臣宣炳鈍於辭師古曰也亦諛字也不勝惓惓盡死
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
行筭壽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
夫躬罷侍中詔曹書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陸
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衛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衢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食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微拜孔

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
國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歎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
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
雨師古曰虹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
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諛諂之親師古曰諛音諛諂音諂賢音子諛諂音諂諂音諂
善也解在景十二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
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
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家有
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君今反盡之賢

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千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及陋自通速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髦髦之思師古曰髦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

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

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

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

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今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

逢之使吏鈞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鈞留也没入其車馬擅辱

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

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

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

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

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日欲入朝也丞相

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

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

如本字縣也長讀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州郡以皇法案誅諸豪禁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

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

捕興與官女婿許緝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

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

邪又有紀遂王恩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

仲郇相雅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

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比日類此遂音干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

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飾謹也讀與敕同紀遂兩唐皆仕王莽封侯

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敝履空服度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

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

其先人誓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

主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

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

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

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象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

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史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

數十篇始偷廉郭欽長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偷廉扶風之

縣也喻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

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

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

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果融客卿北

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

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

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景眉入

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

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賁曰易稱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薛

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

類師古曰言蘭桂異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

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

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

四三

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貞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鮑不受莽官蹈斯之迹

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

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遂及兩唐

王貞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大字九千九百七十字
小字四千五百一十七字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

楚筮室傳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禁

淫不導道子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

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補衣朱紱四牡龍

旂師古曰補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畫彤弓

斯征撫寧遐業師古曰言受彤弓之總齊羣邦以翼大

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

易論焉

言承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彭商也迭徒結反也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

王報聽謫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謫受謫絕承韋氏也我邦既絕

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承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伯王者也臣墳曰逸放也管仲曰今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墳說也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兼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

我祖斯微畧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也音直類反

在予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聲音許其反阮此嫚秦耒耜

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

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於赫有漢

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為歎辭也赫明貌靡適不懷

萬國適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適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迺命厥

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

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

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祀年而薨成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

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

冰以繼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勤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

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悠行貌放放天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踰師古曰踰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

唯諛是信師古曰信也諛諛言也喻喻詔夫号号黃髮如淳曰喻自媚貌

也師古曰号号直言也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

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跡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

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孟自謂也從讀曰縱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

天子臨爾下土明明君弇司執憲庶賴師古曰庶無也言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工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

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屬不自易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

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戒之義彌彌其失发发其國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甚也发发欲毀壞也師古曰发发危動貌音五合反

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

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

霸師古曰言與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秦穆

歲月其徂年其逮者師古曰逮及也者者老人面色如黃

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善道所以能光顯於於後世也我王

如何曾不斯賢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

微微小子既苟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若林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

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王

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王

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王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夫

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於我髮

齒赫赫天子明愆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曰居者七十

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既去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

禰袒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音乃禮反祁祁我徒

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

鬻弟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鬻字與舅同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牆環繞也我既

愆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其

寤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度也言夢爭王室之

事王達戾我言也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在位反

覺工效反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

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絕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

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言示我遺業也沛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

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耆心其好而

我徒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偃和樂貌音口旦反孟卒于鄒或

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

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學也兼通禮尚書

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

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

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與徒讀曰後

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官名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

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食邑

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

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

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

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

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

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可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

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也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籬

為籬然則籬籬之屬是也今書本籬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玄成字少翁以父

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胡亞

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輿載送之師古曰輿從者之車馬也

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

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

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罪見勅勿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

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繁獄罪未決室家問賢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

當為後者賢志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

情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情也宗家賢之同族也情于見反共矯賢令

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大河都

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

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亂師古曰

曰便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

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延與

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

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

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此未聲名也

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

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

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

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

衛尉遷大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愛

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也師古曰淖泥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也

輩數人皆削髮為鬋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

曰吾何面目以參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

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豕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致天下

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安

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君皇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

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

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与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惟

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

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左右讀曰右既考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

致仕也意美也奐感也師古曰祁祁行國彼扶

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

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

輝師古曰輝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

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

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

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古情字也別爵為閔內侯故云

黜此附庸言見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

黜而為附庸也師古曰淖泥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也

也師古曰淖泥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也

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

曰言已恥辱之甚无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於赫

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師古曰於歎辭也

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庶誰謂華高企其齊師古曰於歎辭也

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

可及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古屬然庶幾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

言心不專一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今善也擇可擇

四方君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

宣帝寵姬張嬀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

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

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

師古曰風乃名拜之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

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

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又元帝即位以玄成

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

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

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

玷復房目反難古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歛

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

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咨余小子既德靡

速師古曰速及也自是車服荒慢以隊師古曰會明明天

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我

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

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

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

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後茲度父所在

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也臣噴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

助我與盛而為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子吳卿士非

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

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

曰我雖畢力於此然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台

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

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言當也言天命無慎爾會

同戒爾車服無矯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矯亦古情爾

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

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無

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

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

昭帝時徙平陵立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

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於墓上許焉子

項侯寬嗣堯子信侯育嗣堯子節侯沈嗣自賢傳
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
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
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
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
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
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
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
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

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

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

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知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後上正殿若平生寢寢矣

便殿者寢側日祭於寢月祭於廟特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廟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歲時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

夏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驅暑又嘗案八月先及饋殮皆一太牢酌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

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
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
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
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毀及郡國
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
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實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
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

也父道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始

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立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

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上帝孝子為能

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我五帝三王所共

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穆穆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百來

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

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

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有餘

復下詔曰蓋聞明主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

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

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頌

曰頌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五也親盡

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

膏禘壹禘也師古曰殷大也禘禘也一一祭之也拾合也禘大系反拾音洽禘祭者毀廟

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吉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

為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

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之殺示有終也

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

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

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

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臣愚以

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

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

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

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

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

其利

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等同

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

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

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

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

諫大夫尹更始

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於是上重其事

師古曰重難也

依違者一年

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

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

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
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
心猶謙辭曰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
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
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
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
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
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

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
惠廟皆親盡宜敦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
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
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又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
曰對越在天駸奔走在廟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
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
言瀆煩汙也數所角反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上亦不改也明年
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
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身沒而已陛下躬至

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
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上少氣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
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
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
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
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
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
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
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

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

祖宗而不敢失

師古曰不敢失禮

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

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

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

皇帝悼懼

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

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

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

樂是以不敢復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

之心各盡在臣衡

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

當受其殃大被其疾

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

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

祐開賜皇帝眉壽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令所疾日

慶師古曰反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

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

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

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

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

不隋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隋火規反上

陳太祖間歲而禘師古曰間歲謂始嗣位者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

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蜀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

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

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太宗後始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

讀曰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

可亡修師古曰間工竟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

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

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皋禘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

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

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

高皇帝之意通敢不聽師古曰言不聽不從即以今日師古曰今善也謂吉

也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

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

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皇帝願復修立

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如不合高皇

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

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

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

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

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無所依緣

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

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

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諸廟皆同文又

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

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

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

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

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

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案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孝惠孝景廟

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
武哀王詞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
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
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
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出世奉祠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
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
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
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
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
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
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
並侵獫狁最疆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
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

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荆繚果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卒也言出師最盛有如

雷震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後復其後暴則南
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嗚呼他邦反推他回反

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

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綫也音思薦反春

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

是故奔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

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曼并其土地地

廣兵疆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

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百

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

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

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

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

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師古曰昆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之左臂師古曰樂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

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

曰婚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斤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

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也摹其字從木

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

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

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

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

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

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

云變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

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大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

子雍已之弟也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武丁小乙之子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

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

然則所

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
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
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翦字與翦同芟音步葛反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
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
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
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
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葬中
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
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禩則日
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
歸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祭大禘則終王服虔曰
止為壇除地為壇桃他堯反單音善終王乃入助

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帝之祭也師
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

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

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

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

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

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

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曰祭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

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

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

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更不出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南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

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脩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

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

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

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

親諡曰悼我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

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

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

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

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脩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

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實古固所為其有叔及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

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元成後學者者滋師古曰蕃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

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所角反復

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

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傳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卷大字六千七百五十四字小字四千一百七字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班固 漢書是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賡近之書為王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女奴收捕

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

太守禁安姪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

卜秋子為雒陽武庫令目見失火而相治郡嚴恐

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嘆遂不肯還相獨

恨曰太將軍聞此令去官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武庫令西

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

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可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

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郡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

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

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也久繫踰冬會赦出復

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

爲靈齊威嚴蘇林曰靈音限齊齊臣瓚白此兩靈齊字也靈齊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居部二

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

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

余言九十五

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及魯

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

政繇家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

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

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

奢放縱恐寤不制師古曰寤漸也宜有以損奪其權

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曰去副封以

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

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

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

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

屯田軍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

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六十四百七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士
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
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
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
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
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
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緣因

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

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

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

解在五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

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

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

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為

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

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

從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

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師古曰餒餓也音乃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

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

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陂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

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

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

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

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禮年歲之豐儉元六年之玄畝尚謂之急

師古曰畜讀曰畜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

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民餓死於道

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

拯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拯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師古曰暴騰踴師古曰

是價忽大

也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其亡以相恤西羌

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錄先帝盛德以撫海

師古曰帥循也錄與由同由從也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

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負

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各

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

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辭也忒老也天

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曰

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

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園

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齋者平故為衡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

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

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

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察也夏與坎治則霽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

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

治也

節授民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

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
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中木茂鳥獸蕃師古曰山古草

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會尊民說上

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

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

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寇繇與由同其下類此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

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

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

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

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

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蘇曰四時各舉所

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

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二貝禹也兒五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

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三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

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新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解也

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人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

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

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

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曰四方異聞或有

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

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

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其露

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

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

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郎

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

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

殖用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

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

帝疾往來長楊五柝宮師古曰長楊五柝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

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

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
 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
 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
 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曾孫病幾
 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無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吉數救保養乳母加
 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
 為車騎將軍軍令遷大將軍長史康雋其甚重之入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
 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察發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

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之欲反孝昭皇帝早

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

大誼師古曰雖無嫡嗣當立支屬今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後以大誼廢之

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

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

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曾灼

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耆龜

右曰晉說是也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耆龜

豈宜褒顯先使入侍

師古曰侍大臣

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

策天下幸其先覽其議

師古曰見省

遂尊立皇曾孫遣宗

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

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

師古曰遭遇

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此節三年立皇天

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霍氏誅上躬

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

有阿保之功

師古曰謂未為官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

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督汝安得

有功

師古曰督讀視察之

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

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

師古曰共居用反養亮反

詔吉求組徵卿

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

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

德茂焉

師古曰茂美也

詩不云虛立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柳之詩

其封吉

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

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

師古曰

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

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

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

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

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

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臧

不稱職輒子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

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言始於

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

亡也蕩故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

音一西曹主吏白欲片之師古曰片奔逐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死所容身西曹地忍之李

日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薄也音因遂

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

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商見馭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奔命書馳來至

知虜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

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

三判謂探候之也

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

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

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以得譴讓師古曰譴責也而吉見謂息邊思

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

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

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

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也音昌亮反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

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

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陽式邵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

當息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

春吉病篤自上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

代者師古曰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君臣行能明主所知愚

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
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此三人能
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吉
薨御史大夫黃霸朝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
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
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
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其爵路中有罪削爵為關內
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
夕牲曰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齋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

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師古曰免言中子禹

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

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言臣少時為郡

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

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憐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

日再侍卧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獄

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

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

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

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宜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使誰
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諱字言姓又非也

如移書曰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

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

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

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飢昭令無又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

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

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

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湯同數奏甘

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

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

音工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

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曹里曼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

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

讓不敢自伐刪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

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

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

功不著立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

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防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

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

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

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

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

也哉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在眾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海內與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序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大字四千七百七十五字
小字二千七百九十八字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班固 漢書七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弘字子思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卻並云音桂

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快錄又不作睦字寧可混釋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若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

節從羸公受春秋

師古曰羸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以明經為議郎至符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

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

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

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
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
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秦者代宗之嶽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僵也復起即於地音居羊反非
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
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
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
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
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也禮以帝位師古曰禮古禘
時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

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至器後屬宗

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

廷尉奏賜孟妄設祲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

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

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

陽先言拍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

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

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

餘景帝之子也。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

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

五行傳。說災異。後事。問卿師古曰姓商名卿音姦。又從歐陽氏。

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

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

曰每出遊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又陰而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

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

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

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鴻臚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

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

與安世共。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

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

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

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定策安宗廟。益于宣帝。初即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

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

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既駱。兩越歸

日厥路皆越號

東定歲終朝鮮

張晏曰歲也終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歲同音莫客反

廓

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

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

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後備

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

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

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也朕甚

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

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

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滅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眾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

食畜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畜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

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因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師古曰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

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

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為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
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
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
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
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問吏
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
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
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

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誤相字

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

陛下所言善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

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

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

說師古曰解詔其意若今義疏也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坐葬

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

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

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

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

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

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

學家之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曹太

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

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之賞為梁內史梁內史

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

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負賤以好學得素書梁素其資

用師古曰共讀曰恭今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

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爲盜賊者不敢

起愛美食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爲他官也

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

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崇生也其說

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孟原曰分卦直曰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

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入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

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

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

光清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近數月遠

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數召見問房對

曰古帝主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

教化者也一日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

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書房

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

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師古曰温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

謂曰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

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

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

顯權師古曰顯顯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

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開宴問

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

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

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止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
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
賢焉為幸任不肖以至於此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
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
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不
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上之而覺
幸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
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
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
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師古曰雷古雷字春凋秋榮

隕霜不殺水旱蝗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

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公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讀曰歟上曰然

幸甚爾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俞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先

曰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比自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

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

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

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

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塞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全處去建言宜試

以房為郡守師古曰古立議然也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

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

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今長屬縣自謀第

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張意反其下亦同天子許焉房自知

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

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建昭二年二月

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

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消息卦

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大陰消卦曰大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維卦乘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

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

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懼臣蔽之明故已出然郡守也臣出後從

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盡哀

見許迺辛已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

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

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

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

...

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其

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

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

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

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者高先秦博士也高

威曰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是今臣得出守

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

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奪

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再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

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八

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曰為八十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己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當

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

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

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

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東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

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曰九年不改

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書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

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

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

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政反邪說雖安于人氣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見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今于偽反

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博也博曰前楚王朝薦王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

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亥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

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

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

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

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
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語在憲
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
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
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
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
而奉博學未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
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
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

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

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讀古曰鄉若迺懷邪

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

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

貪負而無厭故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

貪負狼也於亥盛於卯水性受水氣而生其地而貪負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

必待貪負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

避之春秋請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

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士殷以甲子士不推湯武

以與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廢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取
云只取夏殷三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自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
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宜以湯武之德因先天而天不違所

大小二百五十五

謂德能消殃矣
豈歟能消德也
南方之情惡也
惡行廉貞
貞午主之

火性生於寅盛於午
火性炎猛無所容
受故為惡其氣精專
嚴整故為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
喜行寬大已

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
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
二陽並

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詩曰吉日庚午
師古語

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
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
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

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
陽氣所萌生故為上
辰窮水也未窮木也
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

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
盛衰各得其所故樂
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
陰氣所萌
生故為下成窮火也
丑窮金也
翼氏

風角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
故火刑於午金刑于酉
酉午金火之盛也
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
故曰哀也
火性無所私
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
萬物各以其類應
今陸

下明如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
師

曰諭謂
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
曉解之

亦其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
廼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

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
張晏曰初元二

月二十二日癸未日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
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
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

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
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

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

道也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特邪也
風日加甲申知祕道

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
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

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
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
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
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

散為十
二律也 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名問

奉來者以善言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

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不用甲也 辰為客時為主人

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 辰正

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

邪晉灼曰以上古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大邪之見侍

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

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後邪則邪無所施屬見者

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 即以自知

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後正則正無所施

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

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子

時十三時也日加之行過也 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

後可 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 師古曰繇與由同 參之六

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

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

廢 師古曰更工衡反 觀性以歷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

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 觀情以律 張

屬謂謂廉貞庚癸六情止女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 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

故曰顯諸仁臧諸用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露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

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負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

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大上廟殿壁木飾

敗魏道縣

師古曰魏音桓

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

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

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

懣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恤於心

師古曰憐于感反

已詔吏虛倉

廩開府臧振採貧民

師古曰採古救字

君幸司其茂思天地之

戒

師古曰茂勅也

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

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師古曰悉盡也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

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

曰道師古曰視讀亦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

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

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

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

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

今陛下明聖深懷憂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

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

金師古曰賦謂分給之見澤甚厚文學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

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

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

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

適所習且臣聞人氣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

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

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

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

春孟東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歷中甲庚律

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庚寅三陽甲在東方為仁

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主位

張晏曰日臨中春也

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

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

陰氣盛矣古者朝

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

矣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異姓

五選為平均今左右尚猶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

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

度呂霍上官長以上之甚非愛之道又非後嗣之長

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

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

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大皇太后之

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食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

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

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共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唯陛下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

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

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凡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
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師古曰閒空上復延問
以得失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塞期不
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李參難
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師古曰畜
由不改其本難以未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
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
之遂乃遷都籍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事見尚書也儉外少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

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
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宮室溫室承
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重民之
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又
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
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
天道有常王道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
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龜池前鄉於高後介大河師古
曰鄉讀曰嚮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
介隔也礙也

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讀

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

宗漢家郊先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

曾居而改作如淳曰曾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故度也師古曰曾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

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官館不急

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

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

上取貞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有司皆得賢材也

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在天下南二

世耳師古曰南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

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虜母若殷王紂

之迷亂師古曰于酒德或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

于躬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天也亦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

天而行至紂荒怠師古曰取敗滅今宜以躬今漢初取天下起於

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命甚難也

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

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

矣師古曰呂后為五不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

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

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震動天氣溷濁

日先侵奪師古曰比類也錄此言是師古曰錄與由同執國政

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

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

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

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

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列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雖周之隆盛立以加此唯陛下

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

今園廟有七云更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

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

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對也唯陛下裁赦

其後貢禹亦言嘗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

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

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猛鄭寬中同

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人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

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昌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厚邊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

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表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

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

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此紫宮極樞通任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極星也

極星也極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也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也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五經六緯尊術顯

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

布燭臨四海張晏曰黃星二十八星十八度奇少微處士為

此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故太帝廷女宮在

後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大聖人承天賢聚其易色取

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不易色天官上相上將皆

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官垣也西垣為上將東

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

公說談談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談談小善也佗佗壯健也謂聽祀子逢孫楊孫之言言期可

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粟公所禦而敗於

者諺音踐佗目乙反又牛乞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月

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

尚猶詢茲黃髮則聞所譽言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族幾以道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

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自候星辰行伍探山川變動參人民錄

俗師古曰錄謂其與同錄俗者謂若童謠及與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幸錯諱逆容

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詩華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

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

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疆曷曰日月爭明庶雄為桀

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

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

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

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類也重直用反旁薄即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星在北河北大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日數湛於極陽

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

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

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

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繼以隕星

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

六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步內此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上有德者昌反鄉讀曰嚮

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廼欲盪

滌流彗廼欲掃除改之則有年士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攘災故

屬者頗有變改小與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日也屬之欲反日月

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讀曰祐

況致大政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天士天士應宿官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諸闡昔佞諂

抱虛求進師古曰關吐臘反茸人勇反調古論字及用殘賊酷虛聞者若

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耀邪陰湛

溺大陽師古曰耀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為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千偽反宜以時

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

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

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主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銜各一端令適傳冬陽氣至而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一至也及諸蓄泉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

澤稅以助損窮盛亦未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

未嘗不至請徵服虔曰姓也曉水掾周敞王吉可與周

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

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聞者水地動日月失度星

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宜用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繼會其不忘疏

臣下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奉明詔竊見

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求並進

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食太官衣

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師古曰見言以自效

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奔頌更

之閭宿留警言師古曰問謂察際之時也若之文理稽之五

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師古曰其之來各應象而至

臣謹條陳所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

辭也在天成象故曰懸象也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

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

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

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

晦昧亡光師古曰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

出時師古曰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

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

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管師古曰間者日尤

不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瑣蛻數作本起於晨相

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痛師古曰小臣不

三四百五十一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
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室世不可不慎
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
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
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
以宮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
曰日夜食則失光書云六人木不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物也
者太白正晝見經天且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月
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運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妃后大臣
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

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

百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

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過軒

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

將近臣列星昏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屢音屢桑之此

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陰陽俱傷兩不相使外

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

師古曰杖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

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

令所紀今失度而感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

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

張晏曰歲星為帝其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營感往來上常周歷兩

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黃星尾亂宮

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後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大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晉黃龍入帝庭

曰黃龍軒轅也當閉而出隨災感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災

感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

成也災感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

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災感入管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災感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

滌濁滅消散積惡師古曰滅與幾同也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

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

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師古曰彗與寺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

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若陛下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

今不順四時既往不各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

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

氣應恐後有霜霰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

張曼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

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

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又由肉袒深耕汗

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師古曰此良卦彖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

書曰敬授民時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

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

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

也

師古曰抱擊鼓之推也音擇其字從木也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

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

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

五行以水為本其曰星玄武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子也康曰發又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

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

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

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

水曰潤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

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

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

穎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

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刃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工大反澮工外反此詩所謂焯焯震電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焯焯

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入沸騰其咎在於皇甫知士之屬師古曰皇甫知士周室女

寵之族也解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

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羸州

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

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開

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

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

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

亡比而尚見輕何況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

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

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自賢不務

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頽替也馬不伏歷不

可以趨道去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櫓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

孔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東四海

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

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生君之

明百善養生士中皆可使為君子

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詔書進

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世言禹以

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

死之後日日以哀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

者結舌

師古曰不敢吐言也

邪偽並興外戚顯命

師古曰顯命與專同君臣

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

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狀

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佳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

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

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

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更從官行

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

就南畝

師古曰遣歸農業

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讀曰示

明朝廷皆賢材君

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

言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友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

甚抑黜而帝外家平傳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
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
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
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違
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
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苞元
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
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
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東郡
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

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示
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
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
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
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
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
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
變異屢數師古曰數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急改元易
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孝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咎殃且亡

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

不有洪水將出災久且

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從讀曰異

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日考

終命

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

言大運壹終更紀天之人元

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繼

太祖承皇天總百億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

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

貿易

師古言山崩川竭也

大異連仍盜賊並起

師古曰慮仍頻也朕甚懼焉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師古曰慮漸滅亡也

惟漢興至今三百載歷

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

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朕之不德曷敢不遵夫受天之元

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大

初元師古曰魏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

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

師古言自若言如故也

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

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

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

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為恐懼戰栗未

知所歸

師古曰歸讀與由同

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

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過誤也

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與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

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

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

也皆蠲除之師古曰唯赦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及道惑眾姦態

當窮竟比阜獄光祿勳車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

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負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

曰當謂其傾覆國家誣罔上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徒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師古曰幽贊神明也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

文言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

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

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子夏夏侯勝元

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

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

髮佛與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師古曰

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於力反仲

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亦放此學者之

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殺得怨疆臣

罪辜未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故贊引之也

睦兩夏侯京冀李傳第四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班固 漢書第七十

趙廣漢字季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易石間

名師古曰故謂村識捷也舉茂材平準公察廉為陽翟令

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兩皆城臧上也師古曰方上解在張

傳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生黨建不改師古曰風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法也中貴人豪長

者為請無不至師古曰中貴人豪長也

宗族... 謀... 取... 師古曰世廣漢... 知其... 謀... 宗族... 謀... 取... 師古曰世廣漢... 知其... 謀...

名起居師古曰起居之處及飲使... 若計如此且并

滅家令數吏將建奔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

曰與讀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

曰豫如本字橫胡孟反

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吳能禽制

廣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

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出

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卮其語令相

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又教吏為鉅角蘇林曰鉅音項如

竹筍也如今官受密事筍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鐵瓶為小孔可入及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

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黨黑散落風俗

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而相斥曰訐音廣漢得以為耳

自盜賊以故不發發之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遣廣漢以
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直
更反一切解在平紀

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

尉薦待遇更殷勤其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謂安尉而薦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

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感願為

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

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

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

寤至曰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鈎

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鈎距者設欲知

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

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

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師古曰窮里事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其服富人蘇

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

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

雖台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建
赦令則得免脫也脫吐活反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

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其厚

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友當出死豫為調棺給

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辨具之也棺斂以推衣斂尸也調徒鈞反推工喚反斂力贍反皆曰死

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

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

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

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御厚意其發

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勸發之也音它秋反廣漢奏請

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持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

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

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直吏反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言自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

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

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又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

日識天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高第直

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盧門乘奔斬其門關

而去

師古曰度讀與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者謂其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其志司馬相傳傳於耕友時先女

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

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

師古曰言其多子孫而其後出少進又年少也

專厲屬疆師古曰

同言錄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

率多果

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欺初廣漢客私酤

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賢言之以語

廣漢廣漢復

師古曰索其罪也

尉史禹故初賢為騎

士出霸上不詣出所之軍興

文類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

賢父上

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

捕廣漢有詔即訊

師古曰訊也

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疑賢同邑之子也令力成反

後以它法

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其急廣

漢使所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

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

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

奉齋耐入廟祠

師古曰耐耐祭祭廟而先祭廟也

廣漢得此使中郎

趙奉壽風曉丞相

師古曰風也

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

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遂告之先問大史知

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殺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

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
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
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
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
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過謹答傳婢出
至外弟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
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
擅斥除騎之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
趙京兆死使被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法
誅為京兆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
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涓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
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
莫能當師古曰喜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
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闕變吏不能禁師古曰髡亦饋字也及翁歸
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
後去更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

召故吏五六十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

者西關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

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教不遜師古

曰教讀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其奇其對

除補卒吏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

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

分為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閔所舉

應法得其罪幸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

廉為維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師古曰歷於郡中遷

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

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

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

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以私師古曰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

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輒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縣

收最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必於秋冬課吏

大會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警言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鄉許仲孫師古曰鄉縣之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

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奔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弟入

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奏效吏以為右職接

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謂左右相次者

也五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比頻寐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效黜王名教

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抵經過尋獲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脫師古曰類猶牽也綏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失罪也扶風畜收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許救反使劾坐師古曰坐斬責以負程不得

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取不中程輒答督師古曰督督責也極者至以鈇

到而死師古曰鈇斫也音矣之夫使其所坐故因以京師畏其威

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翁歸

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絮自守語不及私然温

良曠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曠字其得名譽於朝廷初事

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大夫與

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輔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

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正讀自鄉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

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

歸三子皆為郡守小子本庶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

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
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
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
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
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
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宜顯官其子以示天下
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
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
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彊

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計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為聰明

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

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

問以譏俗民所疾苦

師古曰譏俗謂閭里歌謔政教善惡也

為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怒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

定嫁娶喪祭儀器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

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為吏民行

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嘗駕車馬下里偽物者

弃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高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其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

徒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
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
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
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鐘鼓
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
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趨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音舍
閭里仵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
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垂楚之憂師古曰楚音楚

棘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筆止崇反皆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

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

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

刺死及門下掾自到入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瘖音瘖

以父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達吏嚴治視師古曰嚴音嚴

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方目反延壽嘗出臨上車騎

吏入後至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者而更白之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

資負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今

旦明府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
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子舉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
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
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庶餘不肯出
行縣師古曰行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百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
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直用反丞掾皆

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
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
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
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良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
恥師古曰重直用反各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
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
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
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
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
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

過從善之民

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

延壽乃起聽事勞謝

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

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誑也

延壽代蕭望之

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

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

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

師古曰更工衡反

會御史當

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

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效延

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

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冬令窮竟所考也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

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

師古曰試治為大試也

節兵車畫龍虎朱將延壽衣黃紉方領

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

古曰衣駕四馬傳

李奇曰戰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縹飾鑿鑿也建立也撞旌

植羽葆

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羅為之

鼓車歌車

孟康曰如今郊駕馬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

引車自駕屬載旗戟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

馬千人持幢旁散

師古曰旁浪反

歌者先居射室

李奇曰射室也

望見延壽車嗷咷楚歌服虔曰嗷音咄呼之也音漉漉之滌師古曰咷它釣反延壽

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

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管陳被甲鞬鞞居

馬上抱弩負箭師古曰箭也師古曰鞬鞞即地也

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駃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

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

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也鐔鉤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及取官錢帛私

僱錄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負也錄讀與僱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

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

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延壽

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

惡之延壽竟坐去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載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送久為飲計飲酒

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

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

以已為戒師古曰屬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

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張敞字季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太谷太守從茂

陵敝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敝後隨宣帝徙居

敝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當空類也察廉為會稽令

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

作不由法度敝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無嗣無子也大臣

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重之行違師古曰

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反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

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也國輔大臣未衰

而昌邑小輩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

日王賀廢敝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

事有忠言宣帝徵敝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

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忤也而使主兵

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今其主也復出為與合關都

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敝為

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

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

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中散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見大夫趙衰有

功於晉師古曰衰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嗜其膏也

及子孫然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師古曰

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師古曰著幾世卿

盛衰之跡

夫運者天將軍決天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
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使道陰陽月朧日
蝕書言其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朧它了友地安靈氣裂大生地中天文
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頽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嬰寵成大將軍
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願政其成太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又衛將軍張安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
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以出入情不

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

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

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直夫心之精微口不

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

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後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

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

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

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

國中君猶有奮果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

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豐豐不合晝夜師古曰

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故愚駑既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

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類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莫囚徒搜市朝劫剽後吏失

綱紀姦軌不禁臣敝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

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所言各得其所書

奏天子徵敝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千斤敝辭之官

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

捕有功効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

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

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是盜賊解散

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師古曰欽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

安遊微特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在焉

天子許之敝到膠東明設

趙廣漢奏請令長

也

師古曰

后數出游獵散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樂

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

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只恐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師古曰者將讀曰者

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

堂則從傳母師古曰輜軒衣車也輜音留又楚疑反軒步去及步反進退則鳴珮內飾則結

網文穎曰謂重結束網縷也師古曰縷也屬所以自結固也網直留及縷反些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

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天后以負質淑美慈愛實心諸侯莫不聞而

少當獵縱欲為多於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

舍行平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敢書其

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舉朝以治行

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

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

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更歷也音工衛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

京師痛廢師古曰痛漸也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

問敞敞以為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

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才由反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

以為長者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賞

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綬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

日致至也引偷長曰今一旦召誚府恐諸偷驚駭願壹

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 敵皆以為吏道歸休置酒小偷

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也 吏坐

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

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抱擊鼓推也音梓其字從木也 天子嘉之敵

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

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曰晉灼是也 其治京兆略循

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敵

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

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人掌反 郡國

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者不過三年近者數月

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廣漢及敵為久任職敵

為京兆朝廷母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其卿皆服天子數

從之然敵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區墻曰章臺

臺下街也 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所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

面亦曰屏面今之紗門所持竹扇上義并又為婦書眉長安中侍張京兆

眉懶應劭曰懶太室無康曰懶音謂其方人謂媚好為懶音蘇林曰懶音樂師言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太平蘇音是 有司以奏敵上

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書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敵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

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
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相後望之先至御
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
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
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麻反而敞奏獨寢
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繁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繁也繁姓也音女居反又入餘反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
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
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檢

滄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

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

乃弃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師古曰行下更反舜家載

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

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

即先下敞前坐揚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

人敞免奏既下詔闕上印綬使從闕下云命師古曰不還其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亦反而異

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

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及使者至

大三百五十七

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敬獨笑曰吾身天命為民
 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
 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御侍罪京兆
 坐殺賊捕擿繫舜舜本臣啟素所厚吏數蒙恩
 貸師古曰貸
亦帶反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
若今之州縣為
 符教也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肯恩忘義傷化薄
 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啟賊殺無辜鞠
 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啟拜為
 冀州刺史啟起立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
 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啟以耳目發起賊主

名區師古曰區謂
處君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也
若囊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啟自將郡國吏車數

百兩師古曰一乘
車為一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

輶中蘇林曰輶檟也重輶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即今之
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輶音老勢扶分反啟傳吏皆

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
啟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

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啟居部歲餘冀

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

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啟先帝名臣

宜傳輔皇太子上以閔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

敝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
徵敝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敝所誅殺太原吏吏
家怨敝隨至杜陵刺殺敝中子璜敝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敝為京兆尹而敝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
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敝問武欲何以治梁
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敝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
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纒裏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
解為一用今冠兩角以解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纒即今方目也
也纒音山爾
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

法治梁吏還道之敝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
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敝孫竦王莽時
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敝然政事不及也竦
死敝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

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

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

屬令監獄主囚也監工衙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

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

獄為郡決南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康補遼西曠管長

邊西有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

直言遷號令如淳曰本西號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

妬咎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首曰律無妻

毋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

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孫

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

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號尊供張也供居用反張

行亮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

官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

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

日更改也有如此者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

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

闡內不理無以整正外師古曰闡門櫛也音魚列反府丞桑君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

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

法制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

獄直符史誚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今其避罪故以此言豫物之輔擊獄

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

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

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護運事而屬護羌將軍

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

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

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

在閭巷上以尊為郡令師古曰者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

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也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

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

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傳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日行

下更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

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頗坐以王得罪及尊視

事奉兩王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國書歸

事奉兩王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國書歸

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扇之

詩師古曰相鼠翩翩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

義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者

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

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

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

通尊到官召敕既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

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

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如尊乃勇耳王纒

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

師古曰賜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

為相也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又雅聞

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為

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為

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

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

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

謁者令石顯貴幸尊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

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

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不復典權衡譚乃

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

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

敬擾而殺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

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

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

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

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

得代去故天子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百官

共職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

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動不中禮師古曰

音竹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

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

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

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

妾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

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

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備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明

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歲餘不

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

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

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

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

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吏書居給諸府也放謂

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

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

尊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

繫者三月間十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

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

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

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

失中奏等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嫺上師古曰嫺古

也音所諫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師古曰嫺古

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上書言尊

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

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

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号為卿也即前京群盜歸疆吏氣

傷沮師古曰濡益也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

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

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

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

士師古曰下厲拜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

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賊亂蠲除民反

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食家大猾東市賣

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趙放二人作前作酒之家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

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

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尊以正法案誅皆

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尊撥劇整

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
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遠象龔滔

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遠僻也滔漫也謂其言
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慢天也漫莫干反一日滔漫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

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
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搏頭也音
才兀反搏擊也兄

子閱扶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

日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
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
漸染也復報也

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諂之賜

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
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

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
士覓反秦聽浸潤以誅

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
厲也首向

也砥音拍
首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日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
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
瓚

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

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鄉賊亂既除豪猾伏辜

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

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

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

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

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上谷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

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即不如

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且有誅以懲師古曰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

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父

之河水盛溢泛浸欽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

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

尊親執圭辭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

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尊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

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

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

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米決三尺
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
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
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學子伯亦爲京兆尹坐更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不爲官稍遷
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
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
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
遷司隸校尉之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

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
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
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
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
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
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
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
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如印如
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仲卿頭爲健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
歷位及爲京兆尹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
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
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
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
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秦
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
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
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

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

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

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

曰行行強教之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矯之名師古曰矯古情字也謂去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

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
送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
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令人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令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
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
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秦
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
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
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

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

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

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繫已為近世表張敞術行履忠進言師古曰

曰術術強教之也音口輪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矯之名師古曰矯古情字也謂走馬持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

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